

# 后备

44

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

青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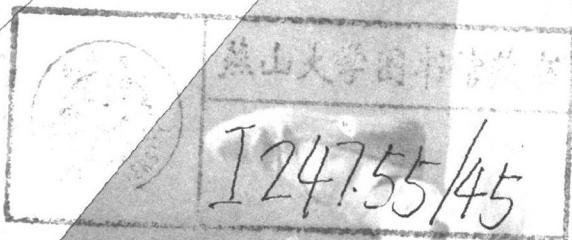


学府书店

# 后备

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

44



0378132

青海人民出版社

## 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④④

出版：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10号）  
发行：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印刷：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530

字数：8500 千

版次：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ISBN7—225—01488—9/I·342

定价：584.00 元（全73册） 每册 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 序 言

《后备》这个故事，有十分骇人的假设，这种假设，在幻想故事中并不多见，而且牵涉的范围极广，和人类传统的观念，完全相反——自然，人类的观念，在不断改变，但只怕再也不会有一天会改变到这个故事中所提到的那一程度：勒曼医院的主持人之一，罗克医生，甚至主张消灭“低等人”来使得“优等人”生活得更好！

这个故事中的“勒曼医院”，后来又曾在几个别的故事中出现过。大豪富陶启泉也是一样。凑巧之极的是，故事写到了一半，发生了故事最后提及的那件行刺案，于是顺理成章，被挪来作为增加故事的“真实性”之用，大家都那么说：要是没有后备，七十岁老人中了两枪，怎会复原得如此之快？

《后备》中讨论了许多不同的观念，无痛苦死亡尚未被普遍接受，一切似乎是太久远之后的事。但再久远，总会有来临的时候，早一点讨论，似乎也并无不可。

卫斯理  
一九九〇年

## 前 言

这篇小说的题目是“后备”。

“后备”不算是一个好的小说题目，比较起“××惊魂”、“血溅××”等题目，没有什么刺激性，吸引力好像也比较差。所以，在写这篇小说之前，曾费了相当长的时间，考虑用另外一个题目，但是想来想去，整篇小说写的既然是后备的故事，那么，叫“后备”，虽然没有什么石破天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至少贴切，所以，仍然以“后备”为题。

后备是一个专门名词，大多数的情形之下，用在体育运动上。例如一队球队，必有后备球员。以一队球队为例，在正常的情形下，后备可能一点也起不了作用，正选球员比赛，后备只是在场外等着。一旦，正选球员表现不理想，有受伤的情形出现，那时候，后备才发生作用，顶替正选，使整个球队，仍然在正常的情形下进行赛事。

在机械上，也常用到后备这个名词。任何机械，都由许多零件组成。一组机械，其中特别容易损坏的部分，一定要有后备的配件，以便在出现损坏的情形时，随时替换。后备配件的作用极大，因为整组机械，可能由于一个极小配件的损坏，而致整个瘫痪，使整部机器，无法进行任何操作。

简略地介绍了一下后备这个词的意义，看来好像很乏味，然而整个“后备”的故事，倒是很曲折诡异的。

“后备”，讲的是后备的故事。

## 第一部：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丘伦没有法子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盯着前面，心怦怦地跳着，一时之间，竟忘记了举起他的摄影机。本来一看到了新奇、异特的事物，就立刻举起摄影机，那已是他多少年来培养出的职业本能，他从来也不会错过珍贵的镜头，那种职业本能，曾使他多次获得国际性的奖状。

可是，如今看到的实在太令他惊愕，他只是呆呆地瞪着他所看到的，无法再有其他别的动作。

丘伦是一个摄影家，或者说，是一个摄影记者。再具体一些说，他是一个自由摄影记者。他的职业是摄影，他在世界各地旅行，拍摄各种照片，然后将照片出售给通讯社、杂志、报纸。

这是一项相当不错的职业，尤其对一个本来就喜欢冒险、刺激、旅行和摄影的人来说，那简直是一门上佳的职业。

丘伦曾在中美洲的原始丛林之中，拍摄过左翼游击队活动的照片；曾在亚洲的金三角地区，拍摄过秘密会社会议的情形；曾在海拔七千公尺的山巅，拍摄过雪人的足迹；曾在深海一千公尺，拍摄过鲸鱼产小鱼的刹那……

丘伦曾经用他的摄影机，记录下时速六百公里的火箭车失事情形；也曾经利用特殊的仪器，摄下了紫罗兰花的花粉美丽无比的结构。

在他从事职业摄影的过程中，不知道遇到过多少惊险，非洲一个国家的独裁统治者，就因为他拍下了一个残酷虐待镜头，而出动该国的全国军警追捕他，据他自己说，他在泥沼之中，抓住了一条大鳄鱼的尾巴，逃出了该国国境。

一个曾经有过这样经历的人，应该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令得他惊呆，但这时丘伦却真的呆住了。丘伦这时所在的地方，平静之极，那是一个小湖边的一片草地，绿草地上，丘伦铺了一张方格桌布，桌布上是一个竹篮，篮中有美酒和食物，还有一具收音机，正在播放着悠扬的音乐。

在小湖对岸，有几艘小船，近湖岸停着，小船上有人在垂钓。偶然有几只水鸟，在水面上低掠而过，令平静的湖水，荡起一圈圈的水花。

这是一个极理想的度假地方，最适宜于和爱人静静地消磨时光。

而丘伦到这里来，正是为此。十天前，他在酒会里认识了海文之后，这样的约会，已经是第三次了。

几秒钟之前，丘伦还怔怔地望着海文的背影，长发随着微风轻拂而飘动，海文坐在近湖边的树根上，正用一根树枝，轻轻地在拍打着湖水，而丘伦也正想凑近去，对她讲一句他在心中已盘算了好几天，而找不到适当时机讲出来的话。

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情景，应该是最适宜讲这句话的时刻。丘伦在他三十二年的生命之中，曾讲过无数的话，就是没有对所爱的异性讲过这句话，所以他明知这是最好的时刻，还是多少有点犹豫。

如果不是他犹豫了一下，他就不会听到身后那一下轻微的声响，也不会转过头去，看到那令人惊愕得不知所措的情形。

但是他却偏偏犹豫着，所以他听到了那一下声响，他转过头去，他看到了那个人。

千万别以为他看到了一个什么八只眼睛，六条腿，头上长着触须的怪人，绝不是，他看到的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个人，大概有一百七十公分高，肤色出奇的苍白，双眼失神，就在他的身后，不到十公尺处，站着，失神的双眼甚至不是望着丘伦，而只是盯着草地上的那具正在播出音乐的收音机。

那个人的身上，穿着一件极其奇特的衣服，那简直只是一幅布，套在一个人的身上。

令得丘伦在刹那之间感到如此程度吃惊的，当然就是这个人，即使和心爱的女性一起野餐时，丘伦的摄影机，也随身携带着，可是一时之间，他竟然忘了举起它来。

这个人，丘伦认识，绝对认识。

就在半个月前，丘伦还曾替他拍过照，丘伦在离这个人的身侧，大约十五公尺处，替他拍过照，而这个人，正对着十万以上的群众在演讲。

这个人，是一个才通过极其缜密的阴谋而夺得了政权的一个亚洲国家的元首齐洛将军。

齐洛将军在发表他就任国家元首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说，几乎每一句话，都引起上万群众的掌声。丘伦全副摄影配备，在演讲台的左侧挤上去，向神采飞扬的齐洛将军



拍照。

他的记者证是特许的，事先经过极其严格的审查，但是由于他挤得太近了，当他举起相机之际，两个护卫安全人员已采取行动，一个用枪托在他的腹际，重重撞了一下，另一个立时抢下了他的相机。还有两个便衣，在他的身后，将他的双臂反扭了过来。

这样的情形，丘伦也不是第一次遇到，他想张口叫嚷，可是在他身后的一个已经捂住了他的口，不让他发出任何声音。训练有素的保安人员，又有几个冲了过来，排成一堵人墙，遮住其余人的视线，于是，丘伦就被人推着、拉着，塞进了一辆小卡车，疾驶而去。

一直到六小时之后，当天晚上，丘伦才从一间密室中被叫出来，眼睛上蒙上黑布，再被推上车子，经过了大约半小时，他再被人推出来，步行了十分钟，停下解开了蒙眼的黑布。

光线很明亮、刺眼，丘伦身在一间布置得华丽无匹的房间，一张巨大的写字台之后，坐着齐洛将军。

写字台上，放着几张放大的照片，丘伦看出那几张齐洛将军在演说时神态的照片，正是他自己的作品，也就是他在被捕之前拍下来的。齐洛将军看着照片，神情像是很满意。当保安人员向齐洛将军低声说了一句什么之后，齐洛将军抬起头来，盯着丘伦：“你替多少个国家元首拍过照片？”

丘伦吸了一口气：“超过三十位。”

齐洛将军点了点头：“不错，照片，你准备在哪里发表？”

丘伦道：“当然是世界性的报章、杂志。”

齐洛将军指着照片：“我左边脸颊上，有两颗并列的痣，你为什么特别夸张这两颗痣？”

丘伦道：“我认为这样，更可以表现出阁下坚强不屈的性格。”

齐洛看着照片，缓缓点着头：“保安人员向我报告，说当时你的行动，太过了，所以才将你扣留，那只是误会，希望你别见怪。”

丘伦有点受宠若惊，忙道：“当然不会。”

齐洛将军站了起来，他个子不高，大约一百七十公分，但是神态十分威武，他挥着手：“你可以得回你的一切东西。希望你别作不利于我们的报导。”

丘伦道：“我一向不作文章报导，只是摄影，而摄影机的报导，总是最忠实的。”

齐洛将军笑了笑，又侧头看着照片，一面摸着 he 左颊上那两颗相当大的痣，样子很满意。

这次会见齐洛将军，给丘伦的印象，极其深刻，所以丘伦一下子，凭着他摄影家的敏锐观察力，他立即就可以认出，眼前那个人，就是齐洛将军。

齐洛将军左颊上的那两颗痣，是他相貌上的特征，丘伦毫无疑问可以一下就认出来。

这个人，除了齐洛将军之外，不可能是另一个人。

但是齐洛将军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欧洲的一个小湖旁？他来度假？他才得到政权不久，正日以继夜地在铲除反对势力，巩固他的政权，哪里会有这样的闲情逸趣？

何况，就算是他来度假，那一定会是世界性的新闻，因为齐洛将军正是今年世界风云人物之一。

当丘伦望着眼前这个人，惊愕得发呆，忘了一切动作之际，那个人仍然只是怔怔地望着草地上的收音机，仿佛他一辈子也没有见到过会发出声音来的东西。

丘伦的惊愕，其实只维持了极短的时间，大约是半分钟左右。

接着，他不由自主，发出了一下惊呼声，指着他面前的那个人。那个人被他的惊呼声所动，向他望来，现出极骇然的神色。

丘伦未曾有什么进一步的动作，就看到一辆车子，疾驶而至。那车子，是普通高尔夫球场中使用的那种，来势极快，一下就冲到了近前，车上，除了驾车的人之外，还有两个壮汉。

那两个壮汉，在车子还未停下，就一跃而下，奔向那个骇然望着丘伦的人，动作快而纯熟，一下子抓住了那个人，将他推上了车子，车子又立时疾驶而去。

丘伦从极度的惊愕中醒来，他又发出了一下大叫声：“喂，你们干什么？”一面叫，一面一跃而起，向前追去。可是车子驶得十分快，丘伦立即发现，自己无法追上那辆车子，他仍然向前奔着，一面举起了摄影机，不断地按着快门，直到拍尽了相机中的软片。

丘伦上了公路，看着那辆车子，在公路前面，转进了一条小路，而在小路的尽头处，是一幢看来相当古老的红砖建筑物。车子正向着那幢建筑物疾驶而去。

丘伦无法看清那辆车子是不是驶进了那幢红砖建筑物，因为在建筑物前面，有一片林子，车子驶进了林子之后，丘伦就再也看不见了。

当丘伦喘着气，再回到湖边的时候，他不禁苦笑，他约来的女朋友海文，沉着脸，看样子已准备离去，桌布上的竹篮和收音机，都已不见，收音机在哪里不得而知，竹篮则在湖面上漂浮，在竹篮附近浮着的，则是他精心选择过的一瓶美酒。

丘伦摊着手，想解释几句，可是却实在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支吾了好一会，他才道：“我……刚才……突然看到了一个人！”

海文连望也不望他，冷冷地道：“看到了一个人，就会发疯，全世界有四十二亿人。”

丘伦再想解释说，他看到的人，是一个国家的元首齐洛将军，可是丘伦却没有再说什么，因为他突然发现，一个再美丽的女人，不问情由就生气，就不可爱，他反倒有点欣幸自己刚才并没有将那句盘算了几天的话说出来。

海文显然还在等候丘伦的道歉，但是丘伦却道：“看来你想回去了？很对不起，我有一点事，请你自己找车子回去。”

丘伦这句话才一出口，眼前一花，接着就是“拍”地一声响，他还未曾知道发生什么事，又听到了海文的一声怒吼。脸上忽然辣辣地痛了起来，他才知道挨了一个耳光。而当他定过神来，转过头去看时，海文已经走向公路，看起来，海文要在公路上截一辆路过的车子，轻而易举。

丘伦摸着发烫的脸颊，苦笑。

海文是联合国机构的翻译员，美丽动人，追求者甚多，在认识丘伦之后，对丘伦有一定的好感。丘伦如果不是在想对海文说那句话前犹豫了一下的话，以后的发展就大不相同。如今，当然不论花多少心机，也无补于事了。

事后，海文还是气愤不已，对人说起丘伦的时候，咬牙切齿，有如下的评论：“这个人是疯子，莫名其妙，在应该说“我爱你”的时候，他会像发了羊癫症一样，惊叫起来。会把女人抛在离城市五十多公里的郊外，要女朋友自己回去！天下没有比他更混账的男人，哼，还好给我看到了他的真面目，没有被他所骗。”

评论自然极坏。但是好是坏，对丘伦来说，实在没有什么分别。因为丘伦已经没有什么机会听到她的评论了。

在丘伦身上，又发生了一些事，或者说，发生了极度的意外。

丘伦眼看海文截住了一辆车，驾车的人是一个金发男子，丘伦挥着手，海文连头也不回。丘伦向他自己的车子走去。

当他来到车子旁边的时候，一个看来像是流浪汉一样的男人，带着笑脸，来到了他的身边：“先生，和女朋友吵架了？”

丘伦闷哼了一声，没有回答，那男子又道：“真可惜，我还看到了她将一瓶酒扔进了湖中，那一定是一瓶好酒？”

丘伦叹了一口气：“是，一九四九年的。”

那男人发出了一下尖锐的口哨声：“糟蹋美酒的女人，

罪不可恕。”

丘伦苦笑着，拉开了车门，他在那一刹那间，心中陡地一动：“在公路那头，有一小路，小路的尽头，一片树林后面，有一幢红砖的建筑物，那是——”

那流浪汉道：“那是一座私人疗养院——”他随即又作了一个鬼脸：“大多数是神经病人，在那里接受治疗。”

丘伦“哦”地一声，他想起来了，令他惊愕的那个男人，身上所穿的那件衣服，样子十分怪，看来正是精神病院病人所穿。

如果那是一间精神医院，其中的一个病人逃了出来，被人捉回去，那是极普通的一件事，奇怪的是何以这个人看起来和齐洛将军一模一样？

丘伦发怔，那流浪汉又道：“先生，你对精神病院有兴趣？”

丘伦挥了挥手：“谁会对精神病院有兴趣？不过，不过……”

丘伦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心中有疑团，想找一个人说一说，但也决计不会无聊到对一个不相识的流浪汉说。所以，他没有说下去，就上了车。却不料他一上车，那流浪汉竟老实不客气地打开了另一边的车门，就在他的身边坐了下来。

丘伦瞪着那流浪汉，流浪汉向他陪笑：“先生，载我一程好么？”

丘伦有点生气：“载你到哪里去？”

流浪汉作了一个手势：“随便。”

丘伦叹了一口气，取了一些钞票，给那流浪汉，谁知道对方却现出十分委屈的神情来：“先生，我不是乞丐，不要人家的施舍，除非你要我做些什么。”

丘伦啼笑皆非：“好，我要你立刻下车。”

流浪汉的神情更委屈，叫了起来：“这是极大的侮辱！”

丘伦无可奈何：“好了，你替我……替我……”

丘伦实在想不到有什么事可以叫那个流浪汉做的，但是一转念间，他想到了：“好，你替我打一个电话，长途电话，打给我住在东方的一个朋友。”

流浪汉高兴起来：“乐于效劳，我该讲些什么？”

丘伦道：“你告诉他，我在这里，见到了齐洛将军，这就行了。我的名字是丘伦，我的朋友，叫卫斯理。”

丘伦将钞票递向流浪汉，流浪汉接过了钞票，欣然下车，丘伦驾着车子，转进了那条小路，驶向那片林子。

我放下电话，抬头向坐在沙发上的白素望去：“神经病！”

白素连头也不抬起来。

我又道：“丘伦，这家伙，特地托人打了一个长途电话来，说他在欧洲的一个小湖边，看到了军事强人齐洛将军。”

白素向几上的报纸望了一眼，报纸的第一版上，正有着齐洛将军的照片，齐洛将军在国内开始实行铁腕统治，因为有一个他的反对者逃到了邻国，他已下令向邻国开火，这是震动全世界的新闻。

我又道：“这个人，老是疯疯癫癫的，想内幕新闻想得

发了疯。齐洛将军——报上怎么说？”

白素道：“报上说他将会亲自率军去进攻邻国，看来正是一个疯子。”

我没有说什么，继续进行我在听电话前的工作，根本没有将那个电话放在心上——像这样的电话，如果我要认真的话，一天有两百四十小时都不够用。

白素顺手拿起报纸来翻看，忽然道：“通讯说，齐洛将军最喜欢采用的照片，是丘伦拍摄的，他真的见过他。”

我道：“是，但绝不是在欧洲中部的一个小湖边。”白素仍在翻看报纸，过了一会，她又道：“原来丘伦在拍摄齐洛将军的照片时，还曾被保安人员拘捕过。”

我放下了手头的工作，直了直身子：“你老是提丘伦和齐洛将军，想说明什么？”

白素笑首：“我想说明：丘伦见过齐洛，对齐洛的印象十分深刻，他不应该认错人。”

我闷哼了一声：“我是根据事实来判断。再说，就算他在欧洲中部的一个小湖旁遇到了齐洛将军，那又怎么样？”

白素“呖”地一声：“对，就算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她说，放开了报纸，不再和我讨论这件事。

我在再开始工作时，看了看案头日历，那一天，是三月二十四日。



## 第二部：大人物的轻微损伤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时，阿拉伯一个小酋长国石油部长的办公室中，石油部长阿潘特正在发怒。

阿潘特有十分英俊的外形，他的正式称呼，应该是阿潘特王子，或者是阿潘特博士——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阿潘特现在的职位是石油部长，未来的职位，肯定是这个小酋长国的元首。

这个小酋长国的土地面积不大，人口也不到一百万，但是在国际上的地位却十分重要，因为这个小酋长国的所有领土，几乎全是浮在质量最优的石油上。小酋长国出产的石油，各先进工业国争相购买。

阿潘特才接见一个日本代表，那个日本代表，是代表了日本三个大企业机构在谈论的，是一个双方都感到十分有兴趣的问题，这个问题如达成协议，可以使阿潘特王子个人的银行户口，每年增加九位数字以上的瑞士法郎的存款，所以阿潘特并没有注意到那个日本人离得他太近了。

日本人讲得起劲，口沫横飞，突然拿起了桌上的金质裁纸刀，挥舞着，作加强语气的手势在绝不经意的情形下，裁纸刀的刀尖，忽然刺中了阿潘特王子的手背，刀尖刺破了表皮，血流了出来。

日本人大惊失色，嚷叫着出了办公室，办公室外的人立时进来，阿潘特王子用口吮着伤口，血很快就止住，只不过割伤了一点点，那是一件小事，原不足以令得阿潘特